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论虹影长篇小说的 “另类”女性话语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余莹玉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许文荣 副教授

呈交日期：2012年4月6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节 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4
第二章 虹彩里的光影	6
第一节 虹影——叛逆女孩	6
第二节 虹影写作缘起——饥饿是我的财富	11
第三章 欲望的张扬与苦涩	17
第一节 欲望与权力的失衡	18
第二节 女性的压抑与反抗	23
第四章 “另类”女性书写	27
第一节 历史下的女性叙述	28
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产物	33
第五章 结论	40

参考书目·····	42
附录一：虹影主要创作年表·····	45
附录二：虹影作品获奖情况编目·····	53

# 论虹影长篇小说的 “另类”女性话语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6343

日期：2012年4月6日

## 摘要

虹影是一位著名的海外文学女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位富有争议的女作家。虹影的一生是坎坷的，童年的创伤与回忆更是她创作的来源。虹影奇诡变幻的创作风格，让她被归为“难以归类”的作家，也显示出她作品题材的多样化。虹影的小说始终是以女性为叙述者，运用女性独特的视角来描叙，并与社会和历史相连系。虹影用自己独特的言语，表现了对女性的关怀和对人性的关照。女性的现实境遇和命运往往是她作品关注的核心内容，欲望永远都是贯穿其小说的主题。

本论文将以虹影其中两部长篇小说《上海王》和《英国情人》为研究文本，并以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虹影“另类”的女性话语。本论文亦从女主人公欲望的张扬、女性对历史的重构来显露出女性不再是受压迫的一群，而是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获得发言的权力，在社会与历史洪流中占有一席的位置，这颠覆了传统的男权社会。此外，《英国情人》通过两性的欲望，从中带出东西文化的碰撞。这些都显示出虹影创作中的“另类”表达。

关键词：女性话语；欲望；历史的重构；东西文化

## 致谢

一篇论文，是四年学习生涯的一个见证；而随着论文的完成，大学生涯也将划下完美的句号。在与论文抗战的期间，种种情绪都随之出现，找到资料时的兴奋、写不出时的沮丧；也会因为压力而睡不着觉……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松懈，一次又一次勤劳的埋首在电脑前绞尽脑汁……这些经历都构成毕业后的回忆。

在这学习的漫长路途上，我要感谢家人的支持与鼓励。选择中文系，是自己的选择，但家人的无限支持与包容，让我更能专心地完成自己的梦想。家人的温馨叮咛与督促，还有鼓励，是我完成论文的动力。

此外，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许文荣副教授。许副教授在我面对难题时总适时给予指点，并引导在论文上的书写方向。衷心的感谢许副教授在准备论文的期间所给予的指导与帮助，让我能顺利的完成论文。

再者，我要衷心的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尽心教导，还有在面对困难时所给予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陪伴在我身边的朋友。彼此的支持与鼓励，化为动力的来源，伴随着大学生涯的每一天。也要感谢佩莉、婉君、思伶、薇婷、伟汉、依媚、及淑仪在准备论文的期间所提供的意见与资料，让我可以继续的修改。与他们共处的日子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值得珍藏的回忆，无论欢乐或伤心，他们都伴我左右。

最后，我再一次衷心感谢四年大学生涯里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教授、同学、朋友、过路人……因为有你们，大学生活才变得精彩；因为这些经历与回忆，是支持我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谢谢。



## 第一章 绪论

虹影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虹影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她的创作充满了叛逆和先锋的因素；也是一个在文坛获得无数奖项却富有争议的女作家。徐坤曾言：“90年代，则是随着多元文化历史现实的到来，有更多的一直在文化边缘上默默行走着的女作家，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sup>1</sup>虹影的笔触永远都伸向女性的命运，关注女性的爱情与性、苦难与救赎。虹影以其敏锐的感触和独特的视角进行对女性深刻的挖掘。与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虹影的创作以题材丰富、风格多变著称、游走于虚构与写实之间、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她的作品发出夺目的色彩，其创作路线是女性文学中的另类存在。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虹彩里的光影；第三章、欲望的张扬与苦涩；第四章、“另类”女性书写；第五章、结论。

### 第一节 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虹影是一位不断向自己、向社会也向读者挑战的作家，她的私生活与小说创作总是引起评论界与读者群的一连串争议。虹影是以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坛；旅居英国后，以大量的小说创作而开始在文坛展露光芒。虹影的多部长篇小说

---

<sup>1</sup>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62。

被译成多种文字<sup>2</sup>、并得到了多种的文学奖<sup>3</sup>。尽管虹影受到海内外文坛的重视，但在中国内地其定位却还是备受争议的。

虹影并没有受到重视，她可以是出版商赚钱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媒体抢眼的新闻，但在文学界，虹影的位置在哪里？谁会给她排排座呢？她在什么档位？……对虹影的写作，人们拿不定注意——当代文坛从来没有多少注意，有的是人云亦云，但因为有一些参照系，还是不难大体描绘出某个作家的位置。可是虹影没有参照系，她的参照系都超出文坛常规经验范畴。<sup>4</sup>

这足以证明虹影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相对的重视，只被称为流散作家。虹影性格上所表现出的豪情与叛逆、率直与敢言的态度以及奇诡变幻的创作风格，让她被归为“难以定位与归类”的作家。虹影曾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无法归纳的人。我想把我这样的人写进一部特殊的历史”<sup>5</sup>。在长篇小说中，虹影善于营造恢弘的时空背景、曲折的情节铺陈、与性格鲜明的人物造型。

虹影的每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为叙述者，运用女性独有的感官世界来描述，是与社会和历史互相牵连的写作。虹影把女性的生活空间与纷繁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结合起来，寻找女性欲望的自由表达，探索女性在传统和现实压迫之

---

<sup>2</sup> 其中著名的五部长篇小说《背叛之夏》、《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上海王》等被译成 25 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版。

<sup>3</sup> 《脏手指·瓶盖》获纽约先锋文学杂志《Trafika》1994 年国际小说奖；《饥饿的女儿》获台湾 1997 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2000 年被国内权威媒体评为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 年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脂粉阵里的英雄”十大女作家之首；《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 2002 年 Books of the Year 十大好书之一；2005 年获得“罗马文学奖”；《好儿女花》获《亚洲周刊》2009 年全球中文十大小说奖。

<sup>4</sup> 陈晓明：〈专业化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南方文坛》，2002 年第 3 期，页 34。

<sup>5</sup> 虹影：〈你在逝去的岁月里寻找什么〉，《绿袖子·鹤止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页 149。

下的自我救赎之路，形成女性内在本质特性的解放。前人研究也以注意到“女性”是值得讨论的课题。但本文依然希望透过女性的视角，探讨虹影小说中欲凸显的女性话语权，让女性在与世俗相违背的独特性格与恢弘的历史背景之下，勾勒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结果

有关虹影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方面的探讨虹影作品中的主题意蕴，如漂泊主题和流浪意识。欲望是虹影小说中的贯穿主题。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艺术风格进行整体的把握。二是以女性主义批评为视角，阐释虹影小说的女性立场，主要集中在女性叛逆书写，特别是欲望、性爱书写。三是用叙事学的理论来解读虹影的作品，即是探索小说中的结构模式和叙事策略。其中包括言说的独创性，视角的双重性，叙事情感的可传达性。小说的结构引人入胜。四是从传媒角度来解读虹影的作品，从传媒方面来看待虹影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知名度。五是从宗教的角度阐释虹影的作品，如在解读《阿难》时用宗教意味阐释虹影作品中的另类玄秘。六是从跨文化、跨语境角度分析虹影小说的文化冲突、全球化眼光、东方主义以及身份建构等问题。七是将虹影写作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探讨其与商业炒作之间的关系及虹影小说的艺术价值。八是通过历史的角度来发掘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汉学家葛浩文、王德威、赵毅衡等等的国外评论家都是虹影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学者。葛浩文和王德威对《饥饿的女儿》都有过相关的评论，而赵毅衡的评点多是以联系生活中的虹影来解读作品，类似于作家批评，其他大多是书评式的简单介绍。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发现，目前对虹影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女性生活和心理方面的层面，即是女性意识的范畴。虹影的作品其实并不止局限于女人的世界，她的写作也都扩及到各个方面，不但擅长大场面的描写也细腻于小场面的刻画。但是，迄今为止，对虹影及其作品进行有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仍旧是有所欠缺。除此之外，中国大陆对于虹影研究的文章数量虽然在与日俱增，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本集结成册的虹影研究专著，这是研究虹影创作所可以继续努力发展的一大空间。

### 第三节 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女性话语指的是以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话语，同时许多人也称之为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叛。在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早已提出了要求男女平等、反对传统人伦秩序等，妇女解放的文学主张，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女作家与作品，并更进一步的探讨与追寻女性做为“人”的价值与意义。在男权的社会下，女性可说是无立足之地。在虹影的笔下，女性虽是历史下的小人物，但更活出自己的精彩。

虹影的创作路线是女性文学中的另类存在，这是因为卫慧、棉棉等人的创作所展现出来的是更多的另类的的生活而不是另类的写作；而虹影的写作形式被归类为另类写作，指的是在身体写作与母系历史的重塑之外，所建立的女性写作的另一条书写路径。虹影从自身出发，灵活运用女性独特的对世界的审美意识来观照人类灵魂的变迁，采用女性话语的书写角度去描绘全人类的生存处境与内心体验，透过女性独特的叙事视角，来表达共同性的人类问题，使女性文学的发展走向开阔博大的境界，这样的创作方式即自觉于性别，同时也摆脱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狭隘与迷离，达到了两性能够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

本文将虹影的两部长篇小说《上海王》与《英国情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并以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作为本论文主要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依据，研究虹影小说中的“另类”女性表达。即是以女性的视角作为切入的角度，从该角度分析所看到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等等。虹影的小说，以其宽广的视野及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文体书写形式超越了一般的女性叙事，吸引了读者关注的目光。虹影不仅仅创造了即是女人的又是人类普遍性的精神世界，也尝试建构出了一个富有个性的文体世界。她善用女人所拥有的智慧和认知能力对中国女性的真实生存境域从文字创作上进行切实的把握。虹影也将目光投向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来进行更为广阔的书写，尝试从真正人的立场出发，在关注性别问题之外，试图嬗变与超越。

## 第二章 虹彩里的光影

“女流氓”、“汉字魔女”、“脂粉阵里的英雄”等等称号，都是外界套在虹影身上的别名，对她的评价是有褒有贬。虹影曾说：“我的生命之路每走一段都是一部浸透血水的长篇小说”<sup>6</sup>，可见她的成长过程、写作经历、婚姻生活都是坎坷的，充满挑战性的。从重庆贫民窟出生的私生女到现今闻名于海内外华文文坛的女作家，她比一般作家走得更艰辛与辛酸，更需付出双倍的努力。笔者将在本章节通过描述虹影的生平来深入探索其写作的缘由。

### 第一节 虹影——叛逆女孩

虹影曾用四个十年回顾自己的生命史，第一个十年是童年；第二个十年是求学阶段；第三个十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全国到处流浪，拼命写作；最后一个十年，感觉在赤手空拳打江山，在世界各地出了很多书。<sup>7</sup>虹影是一个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不平凡女子，一个在国外文坛颇多获奖；在中国国内却极富争议的女性作家。

虹影，本名陈虹英，早期创作曾使用老虹、火狐三娘为笔名。虹影称自己为长江的女儿，始终觉得自己是那个奔跑在江边的五岁小女孩，渴望有个人能来救她，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能救自己的也只有她本身。

---

<sup>6</sup> 阿琪：〈与女作家虹影的对话〉，《时代潮》，2001年第4期，页39。

<sup>7</sup> 详见虹影：〈虹影对红狐说自己〉，《火狐虹影》，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页7-8。

我生长在长江边上，我的父亲是长江上的一个水手，我的母亲就在长江边干苦力。小时正是文革的时期，我曾经看到有人奔跑往江边而去，跳江自杀，然后死的人都很奇怪，女的都是脸朝上仰着的，而男人脸都是朝下。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母亲如果坐船回家来会不会出事？如果母亲从山上回来我就会非常高兴。”<sup>8</sup>

第一个十年是童年。1962年9月21日，虹影出生于重庆长江南岸的贫民窟。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对贫民窟有着详细的描写：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sup>9</sup>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上屋顶……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阁楼里两张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我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的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sup>10</sup>

虹影就是在这种地方长大。虹影诞生在大饥荒的年代，那一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饥饿是虹影的功课，江水是她的乳汁；她永远都处于饥饿的状态，无论是在梦中还是现实，最大的愿望就是吃。母亲怀过八个孩子，

---

<sup>8</sup>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 如影如虹〉，《人民论坛》，2003年8月，页54。

<sup>9</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台北：尔雅丛书，1997，页4。

<sup>10</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7-8。

但前面死了两个，故虹影成了第六个孩子，小名为“六六”。虹影的出生是一个秘密，她从小就遭人唾弃与辱骂，并曾被送来送去，但都没成功。虹影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给家人带来了困扰和麻烦。

第二个十年是求学阶段。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为虹影的生活带来极大的转变，尤其是十八岁那年。“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sup>11</sup>，十八岁那年，虹影恋上历史老师，并且在同一年得知自己的身世，一切的迷惑都在这一年揭开。

虹影开始上学的时候，常觉得背脊发凉，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她，她把这份恐惧埋藏在心中，不敢告诉任何人。

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一次都是一晃而过。<sup>12</sup>

学校大门外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sup>13</sup>

十八岁那年，虹影才获悉，背后那双关注的眼神来自她的生父。在养父遇难住院的期间，母亲遇见了小她十岁的小孙。一家子的重担突然落在母亲身上，

---

<sup>11</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 3。

<sup>12</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 2。

<sup>13</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 1。



小孙的出现，无非给母亲带来了曙光，并带给母亲一次的真爱。在母亲告诉她真相后，虹影才对邻居过去的谩骂有了深刻的体认。十八岁生日那一天，虹影的生父与她相认，虹影的态度始终是淡然、冷漠的。虹影不能原谅父母非常规的爱情，她痛恨母亲，认为一切痛苦的来源都是母亲带给她的。这一年，虹影获知了一直深埋于心底的疑惑。虹影稍经人事后，才明白其实母亲没有多少的选择，她有着的是更多身为母亲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对温暖、情感极度渴望的当中，虹影遇见了历史老师，一个愿意倾听她生活琐事及以及关心她的男人，并爱上了他。虹影觉得他“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感情，珍惜我，怜惜我”<sup>14</sup>，虹影认为在年长自己二十岁的老师身上，找到了避风港；她接近疯狂地将自己的感情与贞操毫无保留地献给历史老师。相反的，历史老师并不这么认为。当虹影沉浸在初晓身世的震惊与悲伤之际，却获知历史老师自杀的消息。随后的真相更震撼及残酷——她怀孕了，同时也决定堕胎。事后虹影才深刻的明白，自己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不是一个情人或丈夫，而是生命中缺失的父亲。

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一切，远远超过了虹影所能承载的创伤与哀恸。当下的她只想逃离重庆这地方。

---

<sup>14</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 322。

第三个十年，是虹影出逃后展开的新旅程。虹影拼命写作，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写作。虹影开始写诗之际，加入了“流浪诗人”的行列。叛逆的性格，使虹影有段时间过着糜烂的生活，但也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才塑造了后来的虹影。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东来西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酒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sup>15</sup>

虹影是个不安分的人，她选择踏上流浪的旅途。虹影一边在全国各地旅游的同时也一边写诗和小说，并且在中国各地的杂志发表。虹影混迹于八十年代的黑白两道艺术界，结交了许多年轻文艺人，他们不但谈诗、谈哲学；也喝酒、跳迪斯科，无分界限地玩。虹影尝试了各种艺术方式、生活方式，抽劣质烟，喝劣质白酒。这种种的一切，是虹影抵抗世界的一种方式。虹影曾在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上学<sup>16</sup>。一次偶然的机遇，虹影认识了赵毅衡<sup>17</sup>，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

---

<sup>15</sup> 虹影：《饥饿的女儿》，页 336。

<sup>16</sup> 1989 年 2 月，虹影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这个一年的作家班是由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合办的。当时由于大学生闹学潮，复旦大学接办作家班。10 月，虹影和其他学员到上海。

<sup>17</sup> 赵毅衡出生于广西桂林。1978 年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1982 年留学美国，1988 年旅居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详见饶芈子、杨匡汉主编：《英国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页 172。

最后一个十年，虹影离开了中国，去到伦敦，并与赵毅衡结为连理<sup>18</sup>。虹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无后顾之忧，专心念书、学英语、写作。虹影除了写小说外，还给香港的《明报》写些随笔和文化评论方面的文章。虹影喜欢英国的人文环境，常常与英国文学界的人交往。需要创作泉源的虹影，常浪迹天涯；她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她把北京比作她的丈夫；把英国比作她的情人；把重庆比作她的母亲。许多著作也是在这时期诞生，如《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等等。

## 第二节 虹影的写作缘起——饥饿是我的财富

多年后他喝醉了，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低头，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sup>19</sup>

我觉得自己曾经被毁灭过，曾经走到了绝境，曾经进入了死城，但后来又重生了。我确定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奇迹……<sup>20</sup>

---

<sup>18</sup> 1991年，到英国后，虹影与大自己十岁的学者赵毅衡在英国温布顿的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段婚姻经历了11个年头后宣告结束，在《好儿女花》中的女主人公离婚的原因在故事的结尾，被揭晓“二女侍一夫”，虹影说，虽是小说，但是她的真实遭遇。尔后，在2009年8月22日，虹影与英国人艾德姆在威尼斯举行了婚礼，开始第二段婚姻。虹影现育有一女。引自虹影、许戈辉：〈虹影与姐姐共侍一夫 书写的时候泪流满面〉，《凤凰网专稿：名人面对面》，2010年6月18日。

<sup>19</sup> 虹影：〈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火狐虹影》，页104。

<sup>20</sup> 转引自孙康宜：〈虹影在山上〉，虹影：《康乃馨俱乐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页297。

这可说是虹影的写照：一个被命运抛弃而又死而复生的人。《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永远都活在别人的白眼与唾沫中；尴尬的身份如私生女、饥饿的身体、未婚先孕等等，都是她无法摆脱的，一直如影如形地跟着她。但虹影不甘受歧视，她用女性之笔，勇敢地书写一切。在《布拉格：城市的陷落》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爱上艺术时，正是少年时期，理想、远大抱负之美好教育，却掩盖不了文化大革命留在精神上的伤口和血迹。未来之恐怖，与未来光辉灿烂都是不可靠的假定，惟有艺术，始终属于仰望位置，在我面前。”<sup>21</sup>在各种艺术创作中，虹影选择了“写作”。通过写作来拯救自我，并用之抵抗世俗。虹影的写作挣脱了自我的局限，其中饱含着反抗的力比多。写作是虹影自我认同的延伸，是为了不幸的人发出声音，尤其是女人。虹影曾道出，

我生在大饥荒，我成为私生女，靠着我母亲的坚强，活了下来，必然背负着很多人的冤魂。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何我活下来了？我存活在世的意义，就是我代那些饿死冤死的人，替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代言人。<sup>22</sup>

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是成千上万饥饿的人要我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我今天就成了作家，一个用笔不断向世界发出声音的人。<sup>23</sup>

笔者认为虹影只是一个最适合写作的人。虹影不只是创作，而是将女性命运及文学创作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历史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离

---

<sup>21</sup> 虹影：《女子有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40。

<sup>22</sup> 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上海文化》，2010年，页98。

<sup>23</sup> 孙敏：〈旅英“美女作家”虹影〉，《华人时刊》，2004年，页34。

开历史的个人，是虚假的，是自我幻觉，或者自恋狂的手淫”<sup>24</sup>，虹影关心的是社会下层的女性生活，想把和普通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历史写出来。写作不仅是满足自己，也要把周围的一切融入故事中，正如虹影自己所描述的：

我很喜欢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而且我有所推演：文学艺术只是人摆脱庸常的方式，是世界这个大工厂的安全，我们——全世界的作家们，就是安全出口的看门人。我们经常做些招人注意的动作，有人说是做秀，但是有多少人在工厂里埋头一辈子，就是不看我们的手势。总有一天，你会从工作台上抬起头来、摆脱庸常，那是多美好的事！我是‘叙述狂’——喜欢讲故事，讲故事是透出一股狂喜，巴尔特称为‘文本欢乐’。永远想让我的人物多遇上点惊奇，多撞上点危险，读起来几乎都像惊险小说，但是我醉心的是把玩人的命运，是我的人物变成想象力棋子。<sup>25</sup>

虹影擅于讲故事，热衷于想象。虹影曾说过，“热衷想象，绝对与我的童年有关……再看那堂屋的墙，黑暗中全是天书般的文字，写着一个个人的过去和未来，我在这种企图的过程中明白了文字的力量。”<sup>26</sup>虹影每写一个新的人物，自己也好像经历一次重生。虹影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构造不同的人生境界。笔者认为虹影与她作品的主人公之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小说中常带有自己的影子，处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她的写作跨越性别、国界、时空及历史，充满

---

<sup>24</sup> 虹影：〈附录三：答杨少波八问〉，《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页191。

<sup>25</sup>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 如影如虹〉，《人民论坛》，页56。

<sup>26</sup>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 如影如虹〉，《人民论坛》，页56。

了对父权秩序的颠覆与解构，有着对女性自我价值、自我经验的肯定及对两性差异的认同和女性生命本体的探寻。

笔者认为短篇小说《残缺》中阐明了虹影之所以如此的根由和写作的缘起，

我是一个天生就希望捍卫自己权力的人，我冒犯了我父亲，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所以，“我”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受尽父亲的折磨。……那些年我唯一存心想干的一件事，最想实现的一件事就是：逃。<sup>27</sup>

痛定思痛，我得出结论：要是婚姻虐待了你，你也可以虐待婚姻；你的丈夫即使没有刺痛你，你也可以刺痛他，这样你就可以占有爱情了。<sup>28</sup>

小说中的“我”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与男性相抗衡，以小说的形式不断追问“我是谁”。在小说里还有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小说没法结尾，因为我的生命结不了尾。这个世界，我想要的，它不给，我不要的，它老给我。”<sup>29</sup>这都显示了叛逆的虹影凭借女性自身的力量去反抗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是女性试图毁灭男权的强烈意志及女性释放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途径。

虹影希望用写作来解救她与生俱来饥饿的心灵，痛彻肌肤的生理体验有助于深化心理的感悟。《饥饿的女儿》就是虹影自己的故事，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家丑不能外扬”的古训。

---

<sup>27</sup> 虹影：〈残缺〉，《玄机之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70。

<sup>28</sup> 虹影：〈残缺〉，《玄机之桥》，页71。

<sup>29</sup> 虹影：〈残缺〉，《玄机之桥》，页75。

关于《饥饿的女儿》，对我而言，有两种含意：我是从什么地方来？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从表面看起来是我个人的成长史，我觉得它同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成长史。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60年代人的成长史，它看起来是在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史，写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实际上是它也在把中国人的近半个世纪表达了出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在严酷的时代里是怎么活了过来？一个少女是怎么在当时的环境中间成长起来的？一个女人是怎么承受过那个时代的？因为那些女人包括我、我的母亲、我的姐妹、还有我生活中的所有女人。<sup>30</sup>

虹影认为：“如果我们都不能面对自己以往的一无所知、迷惘、难堪和经受的折磨，那我们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虹影就是勇于回顾过去，重新书写大饥荒年代的生活，重新去审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虹影常说“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饥饿是虹影的一门学问。虹影是在挖掘自身的伤疤，但更多的是在省思，面对及接受大饥荒年代的回忆。虹影移民海外生活，但她不着眼描叙移民的艰难与辛酸，而是将笔触延伸至记忆深处，诉说童年的苦难、记忆的创伤，并能以冷静平等的态度看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互补。

虹影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希望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从而得到灵魂的自由。虹影，敢于否定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污名及回应对她的各种批评；敢于对他人、世事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sup>31</sup>的当下，虹影用自己独特的

---

<sup>30</sup> 虹影：《危险年龄》，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页336—337。

<sup>31</sup>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菲勒斯”本意是男性生殖的形象，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而所谓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它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柔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

言语，一方面挖掘被男权文化长期遮蔽的女性经验，构造出完整的女性经验世界，以实现对抗男权话语的反抗和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另一方面，她以女性视角来重说历史，反思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虹影认为，“其实女作家们的性别并不重要，力图让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不一样才是最重要的。”<sup>32</sup>虹影的小说既写男女情欲，也写同性情谊；既写爱恨生死，也写奇情侠义。对虹影而言，其创作主旨主要是为了表明：“时间限定了时代，时代薄情了时间，我穿越时空，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它们曾经发生过，也将会继续。”<sup>33</sup>，我们能感受到虹影是以一种本真的姿态投入文学创作，投身于热烈的情感和陷于痛苦难以自拔的生命烈焰当中。其小说不论是描绘历史片段还是叙述社会现实，其创作的基本主题都在昭示着生存的困境、精神的迷失等极端境遇下的女人的情感历程。

---

<sup>32</sup> 姚馨丙：〈身体写作：女性意识的张扬与迷失〉，《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1卷第1期，页1。

<sup>33</sup> 虹影：〈致读者〉，《我们时代的爱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3。



### 第三章 欲望的张扬与苦涩

虹影曾说过：“欲望确实是我作品中的主题。但我所写的欲望是以女性为主体。首先，我以为性的欲望一直是可以粉碎世界的。如果强烈的欲望最终不求解脱，一定会产生灾难。”<sup>34</sup>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女性性别意识的表述往往受到种种禁忌的约束，而这意味着女人通常不能完整地言说自己生存与成长的体验。虹影以自己某种亲历意味的女性成长建构了女性自我叙述的话语权，她表现了女人以身体为起点感受自己成为女人的完整情绪历程。

本章节将探讨虹影小说中的欲望书写。其直接而大胆的欲望书写是贯穿虹影小说始终的一个主旋律，她向来不回避对欲望的书写。虹影总是让她笔下的女性成为爱欲的主体，在男性身上追求爱欲的实现和快感。这种女性爱欲主体的书写，不仅发露了女性真切的生命体验，凸显了女性爱欲的蓬勃生命力。<sup>35</sup>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在《上海王》和《英国情人》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女性对欲望的追求成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撼动着男性权力的宝座。《上海王》中的筱月桂和《英国情人》中的闵，她们主动且大胆的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但在欲望得到张扬的同时，她们也尝到了情欲的苦涩，结局往往让人辛酸。

---

<sup>34</sup> 孙康宜：〈虹影在山上〉，虹影：《阿难》，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页331。

<sup>35</sup> 周敏：《论虹影一个小说的多重主题》，安徽：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10。

## 第一节 欲望与权力的失衡

虹影对《上海王》感到得意的是，“我演出了女性的‘高潮幻觉’，即‘短暂的死亡’。在小说中，我安排了女主人公的四段高潮幻觉。四重奏，渲染四种色彩。”<sup>36</sup> 虹影均从女性的感知的角度来诠释性爱的美好。我们透过筱月桂的视角，从中体会到性爱的过程中带给她的欢乐及快感，进而挖掘内心深处对“性”的渴望。这些文字从文学欣赏角度来说都是干净美好，且极富想象力，精彩至极。虹影之所以对女性的欲望书写如此热衷，是因为在虹影看来：“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但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现代性：传统中国女性，似乎几千年没有过高潮。”<sup>37</sup> 虹影以自己的欲望作为切入点，去塑造她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虹影笔下的女性如同她自己一样总是积极主动去选择命运，而不是在出生决定的环境中自怨自艾。她们比男人更勇敢，不但敢于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敢于改变男性的命运，就犹如小说中的筱月桂。

《上海王》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成长。一个卑微的人，成为一个“上海王后”、“上海王”。筱月桂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常力雄、黄佩玉和余其扬，这三个男人让她经历了人生的起伏，逐步成为“上海王”；而常力雄和余其扬更是让筱月桂尝尽了性欲的美好，但也是让她舔舐伤痛的男人。

---

<sup>36</sup> 钟红明：〈女人的辛酸和苦难——关于虹影长篇小说《上海王》的对话〉，《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11月28日。

<sup>37</sup> 粲然、丁尘馨：〈专访女作家虹影“爱写作就像爱男人”〉，《新闻周刊》，2004年1月12日，页61。

筱月桂——一个胸部丰满，只会哼唱一点花鼓小调的大脚女孩，她的一切都有违当时风雅女子的特质，使得她即使在妓院也只能做丫头、干粗活，没有“做小姐”的份儿，连卖身的资格也没有。但洪门首领常力雄看上了筱月桂的“真”和“无畏”，将她成为自己的意中人，对她有情有义，使之享受到了一辈子难忘的情欲旅程。筱月桂觉得“这个快乐是她自己的，只要心里想要这个男人，就能让这快乐带着自己走”<sup>38</sup>。

他们两都叫起来，顺势飞了出去，昏昏迷迷地飘翔在空中，顺着风势起伏，似乎降了下来，却又畅畅地升上去。她觉得自己的灵魂从未如此自在，翱翔在一个空旷之中。<sup>39</sup>

常力雄这戏剧化的袒露性欲的阵势，把他身下的女子的心捶得像鼓一样震荡。这一次波浪持续在峰巅上，一直到两个人都忍不住高喊起来，惊天动地，轰然炸开粉身碎骨之后，两人喘成一团，遍体汗水，身体未松开便坍倒成一团，昏了过去。<sup>40</sup>

常力雄与筱月桂拥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情爱历程——在男欢女爱的时刻，所有的女人都只敢侍候，只有筱月桂大胆享受。对筱月桂这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虹影用“飞”来形容他们情欲的极致。这种快乐随着常力雄的横死而终结，直到筱月桂设计杀死黄佩玉，和余其扬走到一起才又一次重生。

---

<sup>38</sup> 虹影：《上海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页49。

<sup>39</sup> 虹影：《上海王》，页49。

<sup>40</sup> 虹影：《上海王》，页160。

黄佩玉是筱月桂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外表斯文内心却冷酷无情。黄佩玉被筱月桂的美色所吸引，以当其情妇为条件，帮助筱月桂成就了事业。筱月桂想在黄佩玉身上寻找性爱的快乐，但却不成功。“黄佩玉占有她，就像占有这花园里一朵茶花，不必带感情。他始终要求在上面，压着她，他不能忍受其他姿势。他咬着她左手臂上那纹身月桂花，咬得她痛得大叫，他看着她左右痛苦得摆动的脸，便在那一刻泄了。”<sup>41</sup>在这段关系中，黄佩玉显得大男人主义，不能接受女性的反抗，认为女人天生就应该顺从男人的命令。黄佩玉“对支配的追求，的确多于对融合和相互性的追求。双方的结合刚结束，他又成为唯一的主体：放弃这种特权地位需要有极深的爱、极大的慷慨。他喜欢让女人感到屈辱、被占有，而不管她本人是如何想的。”<sup>42</sup>筱月桂显得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不能抒发自身的欲望，反而还要隐藏自身的情绪，去逢迎黄佩玉的喜好。

另一方面，黄佩玉和筱月桂之间只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如果说与常力雄的相识，是出于懵懂和无知。这一次，她则是用尽心机，为的是利用也是报复。筱月桂利用黄佩玉的势力，让自己的戏班子能在上海立足。为摆脱他的控制及为常力雄报仇，筱月桂在事业稳定后，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设计了绑票案，炸死了黄佩玉。一个女性能有这么高的智商与洪门首领周旋，而且不露痕迹地杀了他，这无疑是为筱月桂在洪门日后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余其扬是筱月桂生命里的第三个男人，也是最爱的一个。筱月桂的快乐也在黄佩玉死后，在余其扬的身上寻回。“他的双手环绕过来，紧紧抓住她的乳

---

<sup>41</sup> 虹影：《上海王》，页 159。

<sup>42</sup>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 456。

房，突然加一个刺激点使得她喊叫起来。她感觉他的速度跟上她的高度为准，两人像火山爆发一样，呼地一下腾起在九重天之上……她一身光洁，融入耀眼的光束中。他们一起到达快乐之顶，浑身是汗。”<sup>43</sup>筱月桂和余其扬年少时就认识，余其扬对她更是一见倾心。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在黄佩玉死后，筱月桂拿出所有积蓄，帮助余其扬成就了事业，同样也发展并成就了自己。他们的感情一直是忽明忽暗，直到余其扬结婚的前一天，他们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可是他们是不会永远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常荔荔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之间有背叛，但更多的是互相支撑，互相依存。

筱月桂笑着说：“那就祝贺你了，终于成了洪门山主。”

余其扬说：“谁都明白，上海洪门的第一把交椅，是你筱月桂，只有你才能把洪门里的各种纠纷争斗摆平。师爷一路上直说你有胆识，一眼就看到大局的症结所在，对你心服口服，还说他们那批人保证今后一切听你调遣。”<sup>44</sup>

余其扬虽然深爱筱月桂，却始终不愿给她一个名分。因为天下所有男人都愿看到自己的女人比自己更强大，他们不愿永远活在一个女人的光环之下。当筱月桂站在新落成的十八层新都饭店之巅，俯视这个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时，她终于领略到了孤独的滋味。文中有这样的描绘：

景色壮观，似乎丝毫没有使她动心，筱月桂如同自言自语地说：“偌大一个上海，几百万人，我怎么就没有一个亲人？”<sup>45</sup>

---

<sup>43</sup> 虹影：《上海王》，页 289。

<sup>44</sup> 虹影：《上海王》，页 352。

筱月桂不禁悲从中来，她通过不懈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华丽的舞台上无限风光众人仰慕，但当灯光和音响关掉时她仍然孤独。筱月桂是一个坚强自立，有头脑，敢于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女性。身边的三个上海王都离她而去，她最后成为上海王，从一个乡下大脚丫头到人人瞩目的上海王，这一切的转变让她感到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无法言说的孤独和寂寞。筱月桂曾经享受过性爱的美好、体会过爱情的甜蜜，但她的睿智、狠劲、成功的事业，却让男人怯步；筱月桂虽然得到整个世界，却失去了爱情。身体曾是她的工具，为生存而被迫出卖，身体却又是她的上帝，因了它，筱月桂才真正得到身为女人的快乐感受。

虹影是想以她独特的欲望书写，挑战已形成的既定男性话语模式，她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不能把虹影的创作模式主观地归位等同于新新人类的“身体写作”，因为卫慧、棉棉等作家的单纯随着身体感官来写作，没有更深精神意识的开掘，是“病态环境之中由不够健全的审美心灵孕育出来的病态之花”<sup>45</sup>，而虹影的《上海王》虽有欲望而绝非颓败，在她独特的性爱描写中，突显的是一代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萌生的过程，具有较深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透过性欲，筱月桂唤起了身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她获得了为自己发言的权力—敢于表达对欲望的需求、勇于反抗男性的压制，为自己创业，但最终也只是成为一个孤独的女人。性爱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真正解放，

---

<sup>45</sup> 虹影：《上海王》，页 365。

<sup>46</sup> 张器友：《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 171。

女性的身心解放和权力抗争仍处于一个孤独无助的尴尬境地。<sup>47</sup>从中可看出，虹影笔下的性爱描写，都带有点苦涩的韵味。

## 第二节 女性的压抑与反抗

《英国情人》<sup>48</sup>讲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中国女作家闵与英国男子裘利安的婚外情故事。虹影突出了女主人公闵内心世界上最幽深隐秘的情欲这一纬度的刻划。闵外表是一个优雅又有学识的教授夫人，可内心却受着痛苦的煎熬。闵的热情、欲望和向往自由的强烈愿望只能深深埋在心底，苦于无法得到满足。当她遇到裘利安时，这种一直被压抑的欲望便火山般爆发了。闵“背弃了几千年男权传统所赋予女性角色所指——至少不再按传统贤妻良母的人生形式限定自己”<sup>49</sup>的既定形象而活，她背叛了丈夫，而与英国人发生关系，敢于放手去追求真爱。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许多女作家笔下，女性在性问题上往往是被动的，甚至是受迫害和受凌辱的，但《英国情人》则完全不一样了，男女的位置从根本上颠倒，闵始终是主动的，处于支配的一方。裘利安的心中只有性欲，没有爱情，没有婚姻，“用性就行，有性就去。如果爱情不来为难他，他也不愿打

---

<sup>47</sup> 周琼瑞：《女性小说的“新书写”——虹影小说文本的解读》，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 21。

<sup>48</sup> 《英国情人》又名《K》，由于小说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场“死者名誉官司”，因此遭受法院判成禁书。作者在多次修改下，将《K》改名为《英国情人》再次在中国大陆面世。

<sup>49</sup>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 189。

扰爱情”<sup>50</sup>，裘利安从来不相信爱情，不希望被爱情所牵绊；而闵的性和爱是紧密相连的，她敢于寻找爱追求爱，并且更敢于满足自己爱的欲望，“双手牢牢把握住生命，那么懂得让男人快乐，同时也让自己快乐。”<sup>51</sup>故，两个性格相异的男女在一起，才能擦出激烈的火花。闵密约裘利安到北京偷情，并享受着房中术带来的美好性爱。

她简直就是中国古画里走出来的女子，看着她，却又是那么活生生的鲜丽！

他好像不认识似的，那个武汉的女知识分子无影无踪，一下看傻了。……他们没有笑容，也没有说话，仿佛等待太久的东西终于真实地冒出来，生怕一句话就会惊走。两人互相看着有好几秒，仅仅几秒之后，他们就找到了只有他们俩才懂得的眼神：注定要发生的事，谁挡也挡不住。<sup>52</sup>

这是裘利安到达北京后第一次与闵见面的场景，虹影把他们相见后微妙的感觉、矛盾的心理、复杂的体验都描绘了出来。闵邀请裘利安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和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他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毫无保留地揭示给他看。<sup>53</sup>闵引领裘利安不知疲倦地尝试着房中术，所谓房中术：“男女双方互滋互补，阴阳和气。”<sup>54</sup>闵从欢愉中不时得到快感与满足。

---

<sup>50</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71。

<sup>51</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74。

<sup>52</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55。

<sup>53</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62。

<sup>54</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67。



裘利安和闵手几乎没有分开过，她的手沁出汗，她的眼睛看着他，充满了渴望。……闵的脸绯红，沁出汗，她嗑声说：“我就这么看着你，高潮就快来了”<sup>55</sup>

她突然停住了，然后非常害羞地说，“今天，我几乎一直在高潮上，七八个小时漂浮在高潮上。”她舒了口气，“像风吹起的云一样飘在空中。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不过，房中术说够了，裘利安，我们互相快乐就好。”<sup>56</sup>

正如杜拉斯曾说过：“如果人们没有体验过这种形式的激情，即肉体的激情，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sup>57</sup>闵是个敢于追求性欲的女性，还没遇到裘利安之前，她犹如行尸走肉般生活，性生活不美满，只因为她家祖传的房中术得不到实践，一切只能自己进行探索。直到裘利安的出现，闵才真正的苏醒过来，房中术在她手中才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实践并让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感。

裘利安与闵的北京性爱之旅，虹影在小说中有大段性爱场面和性体会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描绘闵的爱欲追求和满足。其性意识的性行为给人以浪漫和激情，产生生命的美感和欢娱，在这种美感中，裘利安彻底爱上了闵，“他已经感到心在疼痛，非常想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sup>58</sup>。由爱“性”到爱“爱”，裘利安最终领悟了闵的房中术的秘诀“希欲女快意，男盛不衰”<sup>59</sup>，原来最厉害的房中术其实就是专注的爱情，他的情欲只有在无可抵挡地成为爱时，才真正达到

---

<sup>55</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61。

<sup>56</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69。

<sup>57</sup> 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著、徐和瑾译：《杜拉斯传》，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页 87。

<sup>58</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62。

<sup>59</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68。

高潮。在北京他们爱得缠绵悱恻、欲生欲死。然而，离开武汉而去北京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

当裘利安与闵回到武汉，他们的爱情终究得面对现实。偷情固然可以满足一时的刺激和愉快，但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闵虽然不同于裘利安所熟悉的西方女人，也不同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人，但闵和大多数女人一样，都希望他们的爱情能有一个结果。闵虽然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教育，但她内心的传统观念却根深蒂固，逃脱不了道德的束缚，骨子里根深的东方传统爱情观是无法摒弃的。可是对于习惯了自由身并信奉所谓自由主义的裘利安来说，闵即便再美好，也只不过是无数情人中的一个。他不想为爱而失去自由，而事实上面对真爱，闵敢于面的一切，勇于承担责任，而裘利安只不过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懦怯者而已。最终，裘利安抛下闵，远赴西班牙战场；而闵则自杀殉情。

闵要求的爱情是完美的，爱情是灵与肉的完美统一。闵把爱情当作自己的生命，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爱情是她的灵魂，是她活下去的生命动力，她以女性的本真面目对她爱的人。可是，裘利安却当爱情的逃兵，不敢面对内心的感情。闵的不满足，闵的叫喊其实可以看成是女新意识的自我实现，打破了在男权话语下的无奈，裘利安这位来自西方国度，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男性在闵这位隐秘幽深的女性世界面前也表现出来某种畏惧与困惑。

#### 第四章 “另类”女性书写

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sup>60</sup>虹影的女性抒写，如上节中筱月桂和闵对性的渴求和欲望，是透过对自身身体的描述，反抗长久以来的禁制，因为“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制了”<sup>61</sup>。通过虹影的笔下，筱月桂和闵虽身为女性，但她们获得了发言的自由，不再是男性主导她们的生活，她们敢于发出声音表达内心深处的欲望、渴求；甚至为了得到所爱、得到一切，她们不惜牺牲自己。只有当妇女书写自己，才能把自己从禁锢的牢笼里释放出来。

戴锦华教授曾说过：“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女性的经验试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甚至包含某些传统男性写作不能达到的空间。”<sup>62</sup>男性书写历史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的角度去审视一切，从而忽略了女性其实在历史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虹影擅于描述底层人民——特别是女性的感受。《上海王》是以列强的租借地——上海作为舞台，筱月桂在黑帮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建立她的戏剧王国和事业基地，以女性的观点重新建构历史，颠

<sup>60</sup> [法]埃莱娜·西苏：〈杜丽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88。

<sup>61</sup> [法]埃莱娜·西苏：〈杜丽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页194。

<sup>62</sup> 戴锦华：〈诗歌的女性视野——关于《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多变对话〉，《中华书报》，1997年12月17日。

覆了以往的历史叙事中以男性为主角的立场；而《英国情人》则是借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裘利安，并利用想象让他与中国女知识分子相恋，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从中带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 第一节 历史下的女性叙述

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孟悦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一文中指出：

“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尽管统治角色和统治术已在无数次改朝换代中一变再变，但这唯一的统治结构却从古延续到今天乃至今天。”<sup>63</sup>

虽然说几千年来，女性始终是处于被压制、被统治的性别，无法为自己争取发言的空间，只能成为男性底下的牺牲品，无论是在男性书写方面抑或是真实生活中。但这些情况，在《上海王》中全被颠覆了，《上海王》把一个弱小、但生命力旺盛的女子筱月桂置于前台。筱月桂是一个被卖到上海的乡下丫头，她周旋于各种黑社会势力之间，以她的睿智、胆量、女性魅力逐步征服上海。虹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下层女性如何用她的身体和智力在男权的社会里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甚至是高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解放就是要在社会中争取与男性同样的位置，而不是处于“第二性”；而且不是与男性对立，而是与男性站在同一平线上，惟有双方互为牵制，才能达到平衡，达到社会的和谐。

---

<sup>63</sup>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40。

对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虹影有以下的评论，

大都是小姐打算，小资小情调，给人的印象，以为上海的现代性，就是小女人气。甚至今日的‘上海品格’也有意往小气里走。此谓大错特错。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无论华人洋人，男人女人，都有点气魄。<sup>64</sup>

在虹影的观点中，“老上海颓废、诡异，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集合了中西文化气质最精华的部分，远不是上海女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局促、狭隘，或充斥着鸡毛蒜皮的琐事，或流露出卿卿我我的小资情调，或排列着日常生活的无聊细节”<sup>65</sup>，上海应该是大气的、有气魄的；其次，虹影有意将女性放在上海历史的大舞台，使筱月桂进入商业冒险、黑势力斗争以及政治角逐等传统男性的领域范围，让传统叙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走向舞台中心。在虹影笔下，女性不应该是成为男性冒险家投机与冒险的对象，她们本身就应该是冒险者，靠自身的力量在上海周旋、创业、存活。此外，女性该有的特征脆弱、敏感、温柔、善变都应该被允许，而女性肉体更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

《上海王》虽然写了妓女筱月桂的成长史，但虹影却把筱月桂这个女性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中，用女性视角对历史进行描摹乃至重改。对女性在历史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思考，九十年代男作家笔下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基本上延续着以往的历史主义叙事模式，女性依然作为男性主要符码存在。而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或是将女性放置在幽闭的私人空间，发掘女性的内心生活，以独白的方

---

<sup>64</sup> 虹影：〈上海王修订本说明〉，《上海王》，页6。

<sup>65</sup> 张戈：〈虹影：我有资格写出上海的精神气质〉，《中华读书报》，2005年5月11日。

式，表达女性的特殊感受，体现出对社会生活的逃避和疏离，如陈染、林白等人的一些小说；或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关照，表达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某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有将女性置入历史的长河中，描写并反思女性与历史关系的小说，但对“女性史”的书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单一化的“苦难史”书写模式，表现了女性的无力和承担，如方方的《何处是我的家园》。<sup>66</sup>因此，虹影的思考显得与众不同。小说将女性放置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波涛中，书写了女性创造历史的传奇。

在小说中女性作为主要叙述者掌握了话语权，透过筱月桂—虹影为我们展现了长久以来可能被遮蔽的一种事实，提示我们可以从女性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这样的思考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历史不是男性或女性单方面的建构，而是双方互为影响的。女性置身于历史中，利用种种间隙，在与男性复杂的关系中，巧妙地凭借身体为资源，改变了自身被压迫的地位，并改写了历史。笔者认为筱月桂创造历史的传奇在于与男性紧密的关系中，相互碰撞下产生的，她在即有的性别成规下，不断争取和利用各种资源，一步一步为自己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筱月桂一生与三个男人周旋，她巧妙地利用美貌、身体赢得了三个男人的信任，在他们的信任下她最终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变—从一个妓女，成为申曲的创立人，最终成为一个女创业者。她与男性之间不再是单一的关系，而是互相利用。

---

<sup>66</sup> 王文：〈谁是历史真正的主角——论虹影近期的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2月，页39。

月桂心里暗暗叫好：恐怕该她还清他阎王奶奶月历三分黑心印子钱，真的来了个乌龟，能否翻过门槛，就看此番了！<sup>67</sup>

我离开房间还是不开？她在心里问自己。当然不开！这是本能的回答。她不可能因为男人的一句话，就放弃等待了多少年的机会。但她必须维持一点自尊，不然这个男人会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她愠怒地站到窗口，看苏州河对岸的点点灯火，一直漫到外滩和黄浦江上。<sup>68</sup>

筱月桂为了摆脱以往妓女的生活，逃出妓院后，她开了戏班子，并且能进剧场演出，筱月桂还不惜去借高利贷。借高利贷的生活，让筱月桂喘不过气来。余其扬在剧场的闹事，让筱月桂利用这机会刊登报纸将事情闹大，以藉此与洪门现任首领黄佩玉连系。筱月桂与黄佩玉之间，只是利用的关系。筱月桂利用黄佩玉当自己的靠山，为的是戏班子的前途以及还清高利贷。这改变了以往女性与男性依赖与附属关系，筱月桂也在与三个男人的经历中不断成长，还在不知觉中改变了上海的历史发展。虹影将人物放在历史化的情境下进行描述，男性的形象显得个性饱满鲜明，女性的世界不再处于一种与男性隔离的、封闭的状态，而是紧密相连的。两性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背叛，也有相互的利用、支撑，而女性的形象也由此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内涵。

筱月桂是个柔性与刚性兼具的女性。周旋在上海黑社会这环境中，她没有胆怯的余地，只有无惧与睿智才能让她立足于上海。

---

<sup>67</sup> 虹影：《上海王》，页 118。

<sup>68</sup> 虹影：《上海王》，页 130—131。

忽然，一品楼门内灯光大亮。小月桂挣脱开拦住她的李玉和秀芳，不顾一切飞奔出门，站在常力雄前面的枪阵中挥手大喊：“别打了！”她左肩挨了一枪，身体一歪，但还是站立着，“男人都死光了，还打什么？！”<sup>69</sup>

遇到危险，筱月桂毅然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一切，而不是躲起来逃避。当常力雄遇到枪杀时，筱月桂冒险地冲出来救常力雄，只求这场枪杀案，能停止。遇到这种情况，男人不见得会冲出来救人，但筱月桂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只为救自己的爱人、恩人。男人遇到这样刚强的女性也只有退怯的余地。虹影通过筱月桂这一女性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生活面貌、黑社会势力的改朝换代。

筱月桂坚韧而顽强，在二等妓院里受尽凌辱，却没有被消磨掉意志，逃脱出妓院后，依然能够脱胎换骨，光彩照人。筱月桂聪明，利用自己的睿智与身为女性的优势，开创戏班子，取名为“本地弹簧”，并加以发展、改良，过后成为申曲。她能在关键时候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筱月桂有着过人的胆识，敢以生命为代价设计绑票案，炸死了黄佩玉，摆脱了控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成就自己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她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内在依据和根本原因。天时、地利、人和，筱月桂最终创造了女性传奇，颠覆了大部分女性在历史中始终处于被侮辱、被压抑、被拯救的地位。

在《上海王》的结尾，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实业家”的筱月桂受邀为新开张的新都饭店剪彩，第一个登上当时被视为怪物的电梯。在升上到顶端的时候，她注视着她脚下的上海：“整个上海一览无遗，这已经不再是洋场十里，而是

---

<sup>69</sup> 虹影：《上海王》，页 67。



三百万人的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sup>70</sup>，虹影利用一个女人的眼睛站在最高处俯瞰整个上海，并对上海城市地位进行界定，这无疑是一个宣告了女性历史主体性的拥有时刻。

筱月桂从妓女到上海王角色的重大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也拥有自己无法替代的权力，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与三个男人进行周旋，不仅改变了自己卑微的地位，更是打破了男性话语权，改变了女性的依赖驯服的性格，体现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自主能动性，虹影将女性的成长史置于历史洪流中，让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进行了改写。虹影通过叙事还原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所遮蔽、所扭曲的历史真相，将女性作为话语的主体参与文化的建构，使女性的生存跨出了历史的虚无，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 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产物

“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的大难题。”<sup>71</sup>虹影的小说十分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调节的问题。哪怕是情人之间，最后都会因难以沟通而导致分离。虹影曾表明自己写《英国情人》的初衷，“其实这个小说并不仅仅是个爱情小说，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

---

<sup>70</sup> 虹影：《上海王》，页 365。

<sup>71</sup> 饶芑子、杨匡汉主编：《英国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教程》，页 171。

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中西爱情观怎样不同？”<sup>72</sup>此节，笔者将以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利安和闵之间相异的爱情观来探寻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常年居住伦敦的特殊经历让虹影能够直视中国人忌讳而西方人侃侃而谈的性别母题，而她的散居身份也让她能够呈现西方无法想象而中国人不愿涉及的书写视角。

《英国情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可谓是填补了某种跨文化性别书写的历史空白：通过男主人公裘利安自我放逐而偶然获得性别启蒙的东方之行，西方人最终发现东方文化对于人生性爱的极乐艺术和至情至性，而东方人却不断发觉西方文化对于性别母题的直白显露与寡情薄义。<sup>73</sup>

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并非无法交流与融合。虹影就是从一个独特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魅力的韵味。笔者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利安和闵就是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加上爱情观的不同，两者没有进行沟通和妥协，只是一味地以自己的观念加诸在对方身上，最终导致悲剧收场。文章中我们能看到身为西方自由主义代表的裘利安在遇见中国式爱情时，那种无所适从和内心的狂乱不安，能看到文本中无所不在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期望。

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观、价值观，是导致裘利安和闵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从裘利安的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人崇尚自由的性爱态度。

---

<sup>72</sup> 张英：〈回来的燕子——虹影访谈录〉，《危险年龄》，页 335。

<sup>73</sup> 王进：〈《英国情人》：一种虹影式的性别焦虑〉，《华文文学》，2009年5月第94期，页 21。

母亲和罗杰成为情人，并鼓励父亲去追求她的女友。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巴黎、伦敦的这个哪个情妇那里，但母亲在家里始终为他留有一卧室书房和起居间，满是母亲的壁画。他们相互关心，还是一对夫妻们。母亲的终身男友邓肯·格朗特是个双性恋，男朋友来时，他就和男朋友睡，男朋友不来时就和母亲睡。<sup>74</sup>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布鲁姆斯勃里文化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这些自由无忌的性关系都是让当时的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裘利安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继承了布鲁姆斯勃里文化人的特质。在裘利安的眼中，“用性就行，有性就去。如果爱情不来为难他，他也不愿打扰爱情”<sup>75</sup>，他持着只要有性就可以的爱情生活，他对身边的女性从来只有欲望的需求，从不对她们谈爱情；直到他遇到闵，这种观念彻底被摧毁了。西方人的爱和性竟然能截然分开，并且相安无事。而且在即便在公共场合，“他们谈性，谈性满足，就像谈美的本质，就像谈艺术。他们把自己变成自然而然不受人为拘束的人，他们证明可以按自己需要的方式生活。”<sup>76</sup>

在小说中，虹影极力展现东方女子的独特魅力，打破了一贯西方人眼中东方女子的形象。神秘优雅及神奇的房中术让裘利安为之倾倒不已，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闵是裘利安“遇到过最痴情的女人”。当裘利安遇到已为人妻且神秘优雅的闵时，他不是抗拒而是欣然的接受他们之间的火花。

---

<sup>74</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27。

<sup>75</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71。

<sup>76</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32。

闵是一个有夫之妇，这对裘利安根本不是一个问題，对闵才是一个问題。这问題应让闵自己解决，他只能接受她的决定。他并不认为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是他的道德有毛病。相反，如果她决定爱他，而他因为她有丈夫，就顾虑，就拒绝，这才是缺乏道德勇气。<sup>77</sup>

裘利安欣然接受并享受着闵带给他的性。但当闵爱上他，希望与他名长相厮守时，裘利安退却了。即便裘利安再如何地迷恋闵，他也不愿意“中止他性自由的生活，放弃与别的女人有性关系的权力”<sup>78</sup>。这仍然基于西方文化的性爱观念——性与爱可以分离的想法有关。直到裘利安见识过革命的血腥，才“发现在中国，惟有闵的爱情才是珍贵的”<sup>79</sup>。小说的最后，裘利安原本是下定决心要给予闵承诺，但闵却在此时设计让丈夫获知与裘利安通奸的一幕，破坏了彼此和谐的关系。

他的确是个十足的英国人，中国——中国女人，中国革命，中国的一切，对他来说，永远难以理解。他既不能承受中国式的激烈的革命，也不能承受中国式的狂热的爱情。<sup>80</sup>

西方的性爱态度和东方的爱情观是截然不同的。故闵的设计，让裘利安有了借口选择逃离中国，将绝望的闵留在原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裘利安是在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之前，就毅然选择来中国参加革命，并陷入了与闵的欢爱中。裘利安一到中国就“被享乐世界给迷惑住了，忘掉初衷和志愿，忘掉他一

---

<sup>77</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44。

<sup>78</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21。

<sup>79</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62。

<sup>80</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70。

直带着‘遗书’，忘掉了他是满怀着对整个人类的悲哀和同情来中国献身的”<sup>81</sup>。所以当裘利安发现革命的血腥、闵的疯狂迷恋让他无法招架之际，他选择了逃离中国，逃离一切。

对于闵，性与爱是分不开的；而裘利安则认为性与爱则是可以区别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只希望裘利安能够娶她，以证明他的爱情。闵之所以会这么做，只因为“她就是不肯仅仅做他的情妇，因为她爱过他，仍然爱他，甚至一天比一天都更真实地爱着他。这是她做人的权力，爱的权力，她就是不肯被他那么不公正地对待；偷偷摸摸，不敢理直气壮地爱她。她不能让他不把她当作平等的人对待”<sup>82</sup>。结果，她留在裘利安逃离的地方，她只得以死来解脱。两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却做不到以对方想要的方式来爱。面对爱情，东方女性的坚贞忘我与西方男子的胆小懦弱一样让人难以忘却。“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已。这是文化的差异最深层的原因。

虹影把小说情节仅仅作为幕布悬搁在两个主人公身后，而通过大段大段的性场面、性体会极力抒写飞扬神奇的性。此时的性爱已经成为文化对照象征化的场所，因而“《英国情人》写的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对中西文化的理解”<sup>83</sup>。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利安和闵十分的享受性生活带给他们的生命享受，并从他们的性与爱的观念中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小说的男主人公裘利安·贝尔，作为男性性观念、西方观念一性开放、自由、性重于情的化身，与闵的性爱关系使他迷失在一种打破性别差异、文化差异带来的惊喜里。

---

<sup>81</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47。

<sup>82</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72。

<sup>83</sup> 虹影：〈虹影对红狐说自己〉，《火狐虹影》，页 9。

他这个剑桥学生中有名的登徒子，面对猎物，从不犹豫发出一箭，这个中国女人怎么抢了个主动？<sup>84</sup>

房中术就房中术，哪怕在床上再次输给这个中国女人，他也是英国史上第一人。<sup>85</sup>

男性占主动的姿势在这里完全被颠覆了，闵是整个的主宰者，她安排一切做爱的时间、地点，闵是性的导师，她是主动的、激情的、审美的，是属于控制的。她运用那套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祖传“房中术”，让裘利安一次胜似一次的愉悦，让他感受一种“到死也不会忘”<sup>86</sup>的性的至高境界。

《英国情人》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结合到男女关系上，裘利安和闵之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场战争——文化战争、文化冲突。<sup>87</sup> 裘利安和闵都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裘利安作为布鲁姆斯勃里的宠儿，不断地想要实践布鲁姆斯勃里的自由精神和文化理想；而闵虽然是西方教育培育出来的文化人，胆敢追求自己幸福的女性，但其实骨子里确实传统的女性特征。

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在闵和郑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sup>88</sup>

---

<sup>84</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6—17。

<sup>85</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69。

<sup>86</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00。

<sup>87</sup> 周敏：《论虹影的小说多重主题》，页 35。

<sup>88</sup> 虹影：《英国情人》，页 172。

裘利安的中国之旅带给他的是东方女性美的诱惑，让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裘利安的文化身份同时也发生了变化。虹影力图为中国文化寻求一种平等的对话，以获得自我认同，冲破男权话语，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身份去负担这沉重历史使命。我们应该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去获得文化认同。《英国情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寓意：当不同文化相遇，无论是爱情、族情还是国情，我们都应该放在跨文化语境中去考虑，做到兼容并包，平等对待。

## 第五章 结论

虹影的小说一开始就以先锋者的姿态出现，表现出“另类”的女性话语。她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及敏锐的感知对她所执着的主题进行深刻的挖掘。虹影是那样的真实又那样的严肃地为我们展示另一种文本世界，她企图为读者表达出她所理解的人生感悟。虹影的叛逆姿态是彻底且坚定的，她不再把男人当庇护所，而是为自己挣得属于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在《上海王》中筱月桂对新黛玉说：“我不想属于哪个男人。再说，你不也是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吗？”<sup>89</sup>这是女性真正的觉醒，不再依靠男人，而是自己独立地生存。

虹影打破社会文化的种种女性禁忌，贯穿其小说的始终是女性的立场和欲望的书写。虹影曾言：“性在我写作时，就是奇想和激情，是妖术的语言。”<sup>90</sup>虹影笔下的性，把矛盾的心理、微妙的感觉、复杂的体验都描写得细致且优雅，将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虹影的独到和深刻之处在于以欲望去表现女性的自我发现。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处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她们仍未逃脱生存困境的压迫。因为，女性要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身体的觉醒是必须的，但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更为重要。

宏大的时代背景几乎存在于虹影的每一部小说里，《上海王》是描写 1907 年到 1927 年的上海；《英国情人》则是叙述 30 年代的中西文化交融。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虹影永远只关注底层人民。此外，小说中也散发浓浓的历史气

---

<sup>89</sup> 虹影：《上海王》，页 258。

<sup>90</sup> 虹影：〈注视父亲爱一个人〉，《虹影打伞》，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页 205。



息，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女性的足迹，女性在过去、将来的历史命运始终是虹影所积极探讨的话题。虹影的写作暗示了女性写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把女性放置在广阔的现实场景中，把对历史与女性经验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获得了一种开阔视野和充实的生活质感。

作为海外华文女作家之一，虹影一直徘徊在寻找自己身份的十字路口，始终走不处于身份寻找的纠结中，虹影对东西方文化有了自己深切的体会，故引起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深思。这无疑是让虹影的创作更有深度，在处理人物关系中也形成了某种张力，成就了虹影作品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英国情人》中充满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及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爱情悲剧。虹影在描写两种文化冲突时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这种富有平等交流意识的文化观念是虹影创作成熟的表现，是两种文化彼此交融。

虹影小说中对当下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对人类精神和灵魂的不断探索和追问，对人性以及男女两性等问题的自觉表现，都显示出其观察力之强、眼光之敏锐。她在书写女性的同时，也不忘描述对人性的考察、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也表现出女性对现实生存状况的深切感受，以及对命运进行抗争的精神。

## 参考书目

1.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 陈惠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虹影：《阿难》，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4. 虹影：《虹影打伞》，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年。
5. 虹影：《火狐虹影》，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
6. 虹影：《饥饿的女儿》，台北：尔雅丛书，1997年。
7. 虹影：《康乃馨俱乐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
8. 虹影：《绿袖子·鹤止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9. 虹影：《女子有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 虹影：《上海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
11. 虹影：《危险年龄》，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
12. 虹影：《我们时代的爱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 虹影：《玄机之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 虹影：《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15. 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著、徐和瑾译：《杜拉斯传》，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
16.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17. 饶芃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 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9.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0. 张器友：《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参考期刊、杂志、报章

1. 阿琪：〈与女作家虹影的对话〉，《时代潮》，2001年第4期。
2. 粲然、丁尘馨：〈专访女作家虹影“爱写作就像爱男人”〉，《新闻周刊》，2004年1月12日。
3. 陈晓明：〈专业化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4. 戴锦华：《诗歌的女性视野——关于〈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多变对话》，《中华书报》，1997年12月17日。
5. 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上海文化》，2010年。
6. 虹影、许戈辉：〈虹影与姐姐共侍一夫 书写的时候泪流满面〉，《凤凰网专稿：名人面对面》，2010年6月18日。
7. 孙敏：〈旅英“美女作家”虹影〉，《华人时刊》，2004年。
8. 王进：〈《英国情人》：一种虹影式的性别焦虑〉，《华文文学》，2009年5

月第 94 期。

9. 王文：〈谁是历史真正的主角——论虹影近期的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 年 2 月。
10. 姚馨丙：〈身体写作：女性意识的张扬与迷失〉，《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3 月第 21 卷第 1 期。
11. 张戈：〈虹影：我有资格写出上海的精神气质〉，《中华读书报》，2005 年 5 月 11 日。
12.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 如影如虹〉，《人民论坛》，2003 年 8 月。
13. 钟红明：〈女人的辛酸和苦难——关于虹影长篇小说《上海王》的对话〉，《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 11 月 28 日。

## 学位论文

1. 周敏：《论虹影的小说多重主题》，安徽：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2. 周琼瑞：《女性小说的“新书写”——虹影小说文本的解读》，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 附录一：虹影主要创作年表

1983年2月	—首次发表作品 《组诗》 重庆工人作品选 2期
1988年4月	—诗集 《天堂鸟》 重庆工人作品选
1988年5月	—参加 《星星》 诗刊大邑原始林区诗会
1989年10月	—组诗 《乱发》 获重庆市文联重庆建国40周年文学奖
1991年9月	—诗 《诗与逃命》 获英国 《丝语》 时报华人诗歌一等奖
1991年12月	—小说 《那年的田野》 《联合文学》杂志 12期
1992年4月	—散文 《地铁站台》 《香港文学》杂志 2期
1992年6月	—参加 University of London 中国诗歌研讨会朗诵诗作
1992年9月	—诗 《琴声》 获台湾 《联合报》 第14届新诗奖 —长篇 《背叛之夏》 台湾文化新知出版社
1993年4月	—诗集 《伦敦，危险的幽会》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3年10月	—编著 《墓床》 作家出版社（与赵毅衡合编）
1993年12月	—编著 《以诗论诗》 北方文艺出版社（与于慈江合编）
1994年4月	—在伦敦市博物馆朗诵诗作
1994年5月	—在 University of Essex 演讲、朗诵诗作 —诗 《爱情从雨中走出门》 获 《作品》 全国新诗大赛奖
1994年9月	—诗 《冬之恐怖》 获台湾 《创世纪》 诗刊40年诗优选奖
1994年10月	—小说集 《你一直对温柔妥协》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4年12月	—在 Manchester 文化中心朗读作品 《脏手指·瓶盖字》 获纽约先锋文学杂志 《Trafika》 1994年国际小说奖

1995年3月	—小说 《六指》 获台湾 《中央日报》 第17届小说奖
1995年8月	—小说集 《玉米的咒语》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小说集 《玄机之桥》 云南人民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集 《异乡人手记》 云南人民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
1995年12月	—编著 《纽约的恋人们——海外大陆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 华侨出版社（与韩作荣合编）
1996年2月	—小说集 《双层感觉》 华侨出版社
1996年4月	—小说 《蛋黄蛋白》 获台湾 《中央日报》 第8届小说奖
1996年6月	—小说集 《带鞍的鹿》 台湾三民书局
1996年10月	—小说集 《六指》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6年11月	—长篇 《女子有行》 英国 《世界日报》 连载9个月 —小说 《飞翔》 获台湾 《联合报》 第17届小说奖
1997年1月	—《Zommer van verraad》 荷兰 Meulenhoff 出版社
1997年2月	—长篇 《女子有行》 台湾尔雅出版社
1997年4月	—《Sviket Sommer》 挪威 Tiden Norsk 出版社
1997年5月	—长篇 《饥饿的女儿》 台湾尔雅出版社 —小说集 《风信子女郎》 台湾三民书局 —《L'ete des trahison》 法国 De Seuil 出版社
1997年6月	—《Summer of Betrayal》 英国 Bloomsbury、美国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社
1997年7月	—《里切夏》 日本青山出版社
1997年10月	—《Der Verratene Sommer》 德国 Krueger 出版社

1997年11月	— 《L' Estate del Tradimento》 意大利 Mondadori 出版社
1997年12月	— 长篇 《饥饿的女儿》 获台湾 《联合报》 读书人 1997 年最佳书奖
1998年2月	— 《Er veranr de la traicon》 西班牙 Plaza & Janes 出版社
1998年4月	— 《Svekets Sommer》 瑞典 norsedts 出版社
1998年7月	— 诗集 《白色海岸》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 《Sommerens Gorreaederi》 丹麦 Gyldendal 出版社 — 《饥饿的女儿》 英文版 《Daughter of the River》 在周末泰晤士报全文介绍二周选载
1998年9月	— 《Honger—Dochter》 荷兰 Meulenhoff 出版社
1998年10月	— 《Daughter of the River》 英国 Bloomsbury 出版社
1998年11月	— 《Figlia Flume 》 意大利 Mondadori 出版社
1998年12月	— 《Daughter of the River 》 澳大利亚 Allen & Unwin 出版 — 《饥饿的女儿》 由 BBC 每日连播
1999年1月	— 小说集 《辣椒式的口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Daughter of the River》 美国 Grove/Atlantic 出版
1999年2月	— 诗集 《快跑，月食》 台湾唐山出版社 — 编著 《镜与水》 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9年4月	— 《Flodens dotter 》 瑞典 Nordstedts 出版 — 散文集 《曾经》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5月	— 长篇 《K》 台湾 《联合报》 选载

	—长篇 《K》 台湾尔雅出版社
1999年8月	—《饥饿的女儿》 挪威版挪威 Tiden Nors 出版社
1999年9月	—《饥饿的女儿》 德文版德国 Krueger 出版社 —英译短篇集 《A Lipstick Called Red Pepper》 德国 Edition Cathay 出版社 —《Une Fille De La Faim》 法国 De Seui 出版社
1999年10月	—《饥饿的女儿》 芬兰文版芬兰 Otava 出版社
2000年4月	—小说集 《神交者说》 台湾三民书局 —长篇 《饥饿的女儿》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年8月	—《中华读书网》 开始虹影主页——虹影世纪 —《Daughter of the River》 舞台剧在英国木兰剧院上演
2000年11月	—《K》 荷兰 Meulenhof 出版社
2000年12月	—长篇小说《K》 《作家》杂志12期
2001年1月	—《K》 瑞典 Norsedts 出版 —《K》 法文 De Seuil 出版
2001年4月	—《虹影精品系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其中长篇 《K》 因故暂停 —《背叛之夏》 葡萄牙 Livros do Brasil 出版 —《饥饿的女儿》 以色列 Kinnernet 出版
2001年7月	—编著 《海外中国作家小说散文选》（四卷）（与赵毅衡合编）工人出版社
2001年9月	—开始为广州 《希望》 杂志每月写专栏



2001年12月	—长篇 《阿难》 《作家》 杂志 12 期
2002年1月	—长篇 《K》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年2月	—长篇 《阿难》 《小说月报》 转载
2002年4月	—长篇 《阿难》 湖南文艺出版社 — 《K》 英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2002年5月	—长篇 《阿难》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
2002年9月	—散文集 《虹影打伞》 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2年10月	—中篇 《鹤止步》 《联合文学》 10 期 — 《我们时代的牺牲者》 《作家》 10 期
2002年11月	— 《K》 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2003年1月	—长篇 《孔雀的叫喊》 联合文学出版社 —长篇 《孔雀的叫喊》 知识出版社 — 《K》 法文 De Seuil 出版 — 《饥饿的女儿》 波兰版 Bertelsmann Media 出版
2003年4月	—短篇小说集 《火狐虹影》 远方出版社
2003年5月	— 《虹影精品文集》 知识出版社
2003年11月	—长篇 《英国情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 《上海王》 《收获》 杂志长篇 《上海王》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	— 《上海王》 台湾九歌出版社 —重写笔记小说集 《鹤止步》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 — 《火狐虹影》 台湾九歌出版社

2004年4月	— 《Die chinesische Geliebte》 德国 Aufbau 出版 — 《H texvn tou Epwta》 希腊 Metaichimo Editions 出版
2004年6月	— 《Peacock Cries》 英国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 《绿袖子》 作家杂志
2004年7月	— 《绿袖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8月	— 《绿袖子》 台湾九歌出版社 — 《谁怕虹影》 作家出版社
2004年9月	— 《饥饿的女儿》 日本集英社出版社
2004年11月	— 《LI arte del amor》 西班牙 El Aleph Editores-Grup 62
2004年12月	— 长篇 《上海之死》 收获杂志
2005年1月	— 《康乃馨俱乐部——虹影中短篇小说精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年2月	— 《上海之死》 台湾九歌出版社 — 虹影长篇修订本精选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鹤止步》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年3月	— 《上海之死》 山东文艺出版社 — 《谁怕虹影》 台湾联经出版社
2005年4月	— 《K》 斯洛文尼亚 Ucili、意大利 Ganzanti 等版本出版
2005年5月	— 《康乃馨俱乐部》（中短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 《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韩国大道出版社
2005年6月	— 《大师，听小女子说》（中短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11月	— 《萧邦的左手》（散文集）学林出版社
2006年1月	— 虹影长篇精品选四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6月	— 《离别后爱你不顾一切》（散文选集）长春文史出版社
2006年9月	— 《和卡夫卡的爱情》（散文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 长篇 《上海魔术师》 收获杂志 — 《饥饿的女儿》 德国 Aufbau 新版
2007年1月	— 《上海魔术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2月	— 《我们时代的爱情》（短篇集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	— 《上海魔术师》 台湾九歌出版社
2007年7月	— 《上海王》 意大利 Ganzanti 出版
2008年1月	— 《饥饿的女儿》 《K》 等五本长篇 越南南方出版社
2008年6月	— 《上海王》 英国、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2008年7月	— 《孔雀的叫喊》 意大利 Ganzanti 出版
2008年9月	— 《饥饿的女儿》 修订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年12月	— 《我这温柔的厨娘》 中国青年出版社 — 诗集 《沉静老虎》 九歌出版社 — 《孔雀的叫喊》 荷兰 De Geus 出版
2009年1月	— 《阿难——我的印度之行》（修订版）现代出版社 — 《英国情人》（修订版）现代出版社
2009年2月	— 虹影精品系列九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 散文精选 《我们的痛苦，我们加糖》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	— 《我这温柔的厨娘》 九歌出版社
2009年10月	— 长篇《好儿女花》 凤凰共和联动江苏出版社
2010年1月	— 《饥饿的女儿》 英国 Bloomsbry 修订本出版

	—长篇 《好儿女花》 台湾九歌出版社
2010年5月	—《饥饿的女儿》 修订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K》 罗马尼亚捷克等国译本出版
2010年9月	—芬兰版 《好儿女花》 出版

## 附录二：虹影作品获奖情况编目

1989年	组诗《乱发》获重庆建国四十周年重庆文学奖
1991年	诗《诗与逃命》获英国《丝语》时报华人诗歌一等奖
1992年	诗《琴声》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
1994年	诗《爱情从雨中走出门》获《作品》全国新诗大赛奖
1994年	诗《冬之恐怖》获台湾《创世纪》诗刊四十年诗优选奖
1994年	朗读作品《脏手指·瓶盖子》获纽约先锋文学杂志《Trafika》国际小说奖。
1995年	小说《六指》获台湾《中央日报》第十七届小说奖
1996年	小说《飞翔》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七届小说奖
1996年	小说《蛋黄蛋白》获台湾《中央日报》第八届小说奖
1997年	长篇《饥饿的女儿》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
2005年	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以表彰虹影的三本意大利语小说《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等。